

第二回 吳千里兩世諧佳麗

英雄起冠時髦，三十年前學六韜。
銅柱津頭懷馬援，玉門關外老班超。
金貂閃爍簪纓貴，竹帛光榮汗馬勞。
聖代祇今多雨露，圓花新賜錦官袍。

這八句詩，單說萬曆三十年間，叛賊楊應龍作反。可憐遇賊人家無不受害，致使人離財散，家室一空。拿著精壯男子，抵沖頭陣，少年艷冶婦女，擄在帳中，恣意取樂。也不管縉紳宅眷，不分良賤人家，一概混淫。痛恨之極，正是：

寧為太平犬，莫作亂世人。
那時各路發兵征剿，楊應龍難敵，一時自刎而亡，餘眾殺的殺、走的走，盡皆散了。這各路軍兵不免回歸。那本處鄉紳，現任官府，治酒請著各路將軍，感他保守有功，有詩為證：
北垣新閣拜龍驤，獨立營門劍有光。
雕拔夜雲知御苑，馬隨青帝踏花香。
諸番悉靜三邊戍，六國平來兩鬢霜。
歸去朝端如有問，肯令王翦在頻陽。這些兵士們，一個個歡天喜地，正是：
喜孜孜鞭敲金鐙響，笑吟吟齊唱凱歌回。

哪一個身邊，沒有幾十兩銀子帶回？恨不能插翅兒飛到家裏。其中也有陣亡的，也有擄傷帶病的。其時浙江省內有一兵士，姓吳名勝，字千里，乃金華府義烏縣人。年紀方交二十歲，氣力頗有十分，當時別了父母，隨了主師出征。得勝還家，十分之喜。他便收拾拾行糧坐糧、犒賞衣甲等銀也有數十兩，他心中想道：「且喜積下許多銀子，歸家完婚，使費一應足了。」又想道：「戰場上陣亡許多夥伴，身邊俱有金銀，不若待我採取歸家，慢慢受用。正是見物不取，失之千里，」遂將行李安了客店，自己竟往沙場盡力搜尋。竟得了千餘之數。連忙置辦一付羅擔，將金銀滿裝，獨自挑了而行。免不得一路盤詰征士，腰牌照驗，誰敢留難。每日，曉行夜住，不止一日已到江西新城縣地方。

天色已晚，並無客店，心下著忙。雖然身上有些氣力，路中恐有強人，寡不敵眾，如何是好。他便心生一計，將這擔銀子拖到一個深草叢中藏了，插標為記，空身向前，尋覓客店。行了半里路程，方見些兒燈火。上前一看，是個人家。

吳勝見了，即便叩門。祇見裏邊拿了燈火問道：「是誰叩門？」開門出來，吳勝一見主人是個五十多歲的人，便道：「長者見禮了。」那主人慌忙放下燈，回禮道：「不敢。」請進了門道：「黃昏到來，有何見諭？」吳勝道：「不該暮夜唐突，容求登堂奉稟。」

主人拴上大門，取了燈引至堂上，分賓主坐定。吳勝說：「在下是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，姓吳名勝，賤號千里。祇因楊應龍作亂，有力投軍，隨師征剿。幸喜平賊還家，一路上多趕了些路程，天色晚了，沒處相尋客店。若是長者近處有歇宿人家，煩為指引。若是沒有，大膽借宿一宵，自當奉謝。請問長者高姓尊名？」陳棟見他身雖武士，口卻能文，答道：「不佞姓陳名棟，本地人氏。此地宿店盡有，何苦又去黑夜相尋，不嫌草榻，權宿一宵。祇是不知大駕至，有失款待。」即時吩咐家下，快備現成酒飯。吳勝感激不盡，看那主人十分忠厚的了，便道：「府上有尊價借一位。在下有些物件藏在草中，恐路有小人，暫置一處。今觀長者高誼，不若挑在高居，以免一宵記念。」陳棟道：「何不早說。」連忙叫小二快來。小二應了一聲立在堂前。陳棟道：「快拿了火把，同這位長官往前面村落，一擔物件，可代他挑了來。」

小二即時點著火炬，隨了吳勝。竟至彼處認標，挑著回來，一路兒擔重，歇了又歇，道：「是何寶物，如此沉重？莫非是金銀麼？」吳勝道：「也有些兒在內，待挑至府上，自然謝你。」小二想道：「多分是個強人無疑，不然為何有如此重的金銀。」道：「客官，你作何生意趁這許多財物？」吳勝道：「我身充行伍積攢下的。」小二道：「家有何親戚？」吳勝說：「父母在堂，妻小未婚。」

不覺閑話之間，已到陳宅，叩門挑進放下。陳棟置酒於西首小房，接了吳勝坐下。那小二把主人扯了一扯，到了外邊，說到：「這人不是好人，分明是個強盜！」陳棟驚問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小二道：「方纔一擔，都是金銀，挑得我兩肩腫痛。若是放了他去，前面做出事來，反要害了我家。不若今夜結果了他，取了他許多財寶，倒是乾淨。」陳棟道：「人來投住，怎麼起得此心。」小二道：「不可沒了主意，後來懊悔遲了。況且他是殺人放火來的，我們處置他，不過是替天行道：有何罪過？」這是：

我本無心求寶貴，那知富貴逼人來。

陳棟初時一個好人，被小二說了一番，也沒主意，「據你之言，怎生的害他生命？」小二道：「他目今現有一把利刀。祇要灌得他醉了，我自斷送，不要你老人家費心便了。」陳棟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隨你罷。」

重至小房陪著坐了，吳勝道：「方纔見尊價與長者言久，莫非內客為在下攪擾見怪麼？」陳棟道：「吳先生見差了！小使與老夫說，此客乃富家子弟，不可怠慢他，要去殺雞宰鵝。我道：夜已深了，有心不在忙，待至明日，竭誠來請便了。所以言語良久，有失奉陪，休得見疑！」吳勝感激不盡。

那小二漫了熱酒，祇顧勸飲，一碗未了，又上一碗。吳勝辛苦多時的人了，那裏支撐得住，不覺的大醉，就靠在桌上，須臾鼻息如雷。小二便抱他困在床上，推了幾推，全然不動。小二把酒篩上幾碗，流水而吃，去擔中取了那把尖刀，放在燈後，又吃個長流水。酒已醉，膽已大。去把吳勝一推，動也不動，連忙解開他身上衣服，把繩捆定。陳棟躲入屏後。小二持刀在手，照著心窩，著實一刺，進內五寸。那吳勝在床上一跳，滾下床來亂跌，被小二盡力按著，看看氣絕，手足冰冷。正是：

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。

陳棟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便饒也罷。」小二笑道：「分上講遲了。」

去拿一把鋤頭，道：「待我埋了他，免得暴露屍骸，是罪過的。」陳棟拿了燈籠，小二馱了屍首，走到對面盤山腳下。掘了一個土坑，把一條草席，裹了屍首，放在坑裏，把土填平了。

歸家取出擔來，俱是布袱的銀子，約有二千餘兩，陳棟夫妻一時間富貴起來。自想今日之事，多虧小二，況且年過半百，並無男女，就把小二認做親兒，娶了一房美貌的媳婦。家下收租囤米，放債買田，不須三個年頭，家私已積半萬。鄉民稱他為員外，稱妻子為夫人，他一門大小，好不快活。真個牛馬成群，僮僕作隊。

一日，員外乘馬往東莊取債。適逢農事正殷，靜爾觀之，有詞證曰：

東郊農事已興，北郭春人恆聚。荒村破屋，無不動其犁鋤。沐雨櫛風，亦相從於耒耜。陌上堪驅秧馬，路旁逢駕糞車。攤飯莊丁，投足便眠野草；饋漿田婦，滿頭盡插山花。桔槔月下相聞，襤褸雨中共語。往來裏巷，少有閑人。嬉笑溝塗，皆非生客。土鼓喧迎歲序，瓦盤數長兒孫。一人耕，九人食，樂且無飢，五母雞，二母姦，老不失肉，貴金不如貴粟，騎馬爭如騎牛。又如未盤杜酒，同井相遺。野曲山歌，鄰墟互答。家籍上農之戶，子舉力田之科。如京如坻，納稼以供王稅，不蝗不早，洗腆以奉親顏。驗工力之怠勤，較收成之豐勤。作為春酒，介眉壽千萬年，勞彼歲工，誦豳風於七月。付藏風雅，俗是陶唐。難更四序忙閑，豈識一生悲戚。笑他服賈終年祇擁風波，何似躬耕，每飯不離妻子。豈不為田家樂乎？

員外觀之，好生快活。取了租戶十兩租息，吃了午飯，騎馬而回。

往一溪邊行過，那馬見了溪水，住了雙蹄，吃個不住。員外騎在馬上，恐防跌下溪去，把馬帶在岸邊下了馬，將他掛在近水柳樹上，憑他自吃。自己走到前邊一個人家，恰好有條板凳放在門外。員外見了，把扇兒扇上一番，去了浮塵側身坐下。祇見裏邊走出一個小娃子，有三歲上下光景，見了員外，笑嘻嘻走到身邊，倒在懷裏。看了員外，叫道：「爹呀，爹呀。」祇顧叫。員外大喜道：「怪哉，看這小小人家，倒生得這個乖兒子。」連忙袖中去摸取幾枚棗子，竟把與他。娃子接了便吃，再不肯走開。員外摸看他頭兒叫道：「乖兒，大來是有福的。」

正在那裏閑話。原來這娃子父親喚作何立，在鄉間磨豆腐賣的。恰好溪中淘豆回來，看見陳棟坐在他門首，叫道：「員外何事？貴人踏賤地，難得，難得！」員外道：「這娃子是你何人？」何立說：「是小犬。」員外道：「好乖！幾歲了，曾出過痘子麼？」何立道：「三歲了，上年冬底，出過花兒了。因此母親半月前，生得一個兄弟還睡在床裏，沒人管他，自家要耍兒。」員外道：「這等斷乳的了。我今日且回，另日來與你講話。」說罷，立起身要走。那娃子一把扯著了，大哭起來，那裏肯放。陳棟雙手抱起道：「乖乖，前世一定與你有緣分的。」娃子一把攔定員外脖子，便不哭了。陳棟道：「何兄，你看娃子這般苦楚，我若去後，倘他又哭，我心不忍，你肯過繼與我為子麼？」何立歡喜道：「祇是沒福，受員外家當，我怎生不肯！」員外道：「你雖然肯了，恐他母娘難捨。」何立道：「他一身尚未知吉兇，得員外收留，萬分之喜了，那有不肯之理！」員外道：「你進去問一聲，看是如何。」何立進內與妻子說了一番，那妻子初然實是難捨，聽得丈夫說他有萬金家私，並無親生兒女，日後都是我們的，方纔允諾。何立出來道：「員外，山妻深感盛情，待他身體好了，上門拜謝。」員外歡喜，把手入袖中，取出一個紙包來，乃東莊取的十兩銀子，送與何立道：「偶有白金十兩，送與令正賣果子吃，待令正安康了，我著人奉請你二位到舍，另有厚贈。」將娃子遞與何立道：「抱回進去，別了母親。」那娃子一把攔住脖子，那裏肯放。何立道：「員外不消得，少不得到府上，就有相見之日的。」一面去與員外解了馬，牽到門首。員外抱著娃子，立在凳上。何立相扶上馬，道聲請了，那馬飛跨去了。

頃刻之間，到了家下，抱著娃子走入堂中。安人出來，驚問道：「哪裏來這個清秀娃子？」員外從頭說了一回，一家兒道：「大分的生有緣法，故此一見，便難捨了。」這娃子到了陳家，再也不哭，祇在地下嘻笑。

不覺又將一個月光景，員外知何娘子已好，著安童到何家接他夫妻二人，帶了親生小兒子到家。請了諸親各眷，東舍西鄰，整治酒席，請著多人，把兒子抱出堂前，求年長親友取一學名。各人見了，道：清秀佳兒，無不稱賞。內中一長者道：「有這般一個兒子，難道中不得個狀元！就取名陳三元罷。」大家齊聲叫好，一齊上席飲酒，更深方散。留何立就居於西首小房內住下，不題。

不覺光陰又是一年多了。正是那三伏天氣，好炎熱。祇見：

炎天若甌，赤地如燒。比鄰有竹，尋常竟往何妨；長日閉門，寂寞獨眠亦爽。既而涼生殿角，銀甲彈乎琵琶；兩過池塘，繡衣掛子蘿薛。平泉醒酒之石，長安結錦之棚，莫不留朱李於金盤，浮甘瓜於玉井。華筵高敞，貧家半載之糧。綠樹深沉，酷暑六王之散。換賣半床清夢，探支八月涼風。不知策疲馬於風塵，果因何事？戴峨冠而阿從，抑屬何情。又如碎日漾蓮，邊陰在戶，掃地能令心淨，折蓮易伴人情。一頓事休，一酣情足。機關不設，渾如結夏頭陀，罽櫛都忘，可稱逃名懶漢。扇搖白羽，歇用碧筒。試看千古戰爭，總歸閑話，不至奔勞疾病，便是尊生。是以喜見閑人，憚聞俗事。眾皆罷去，松梢老卻蟾蜍，我獨多情，階上聽殘蜻蜒。晝望青山而坐，夜乘籃輿而歸。但惜禾苗，無日不思陰雨；更愁親友，此時尚在炎方。正是農夫心裏如湯滾，公子王孫把扇搖。

果然好熱！那陳員外早早洗了一個澡，吃了些涼酒，向南窗臥榻上睡一睡，獨自一個，不覺大酣起來。那三元在地下耍了，獨自一個一步步的走到床前。聽了酣聲，嘻嘻的笑，手中拿著一把小小裁紙利刀兒，見員外肚皮歇歇的動，三元把手在上邊蒲蒲摸摸，把刀在臍眼上擱了又擱，擱得員外睡夢中覺得肚上癢，祇說是蚊蟲之類來咬他，把自己之手，在肚皮重打一下，那刀已進肚腹，叫聲：「阿喲，不好了」，亂滾下床來，驚得三元哭將起來。

一家人方纔聽見，一齊走來。祇見員外跌在地下，氣已將絕，肝臍中流出血來。大家看時，見一把小刀柄在肚上。速速取出，腸已斷了。安人哭將起來，何立夫妻、小二夫妻、家中使女，一齊放聲大哭。但不知何人下此毒手，拿著他死也不饒他。安人道：「不可猜疑，我昨夜夢見那年吳勝長官，拿一把小刀，望員外肚上一刺，把我驚將醒來，恰是一夢。」小二聽了，心知冤枉，道：「冤冤相報，不必哭了。」即時置了棺木，一應喪儀，俱照鄉紳家行事。把小二、三元做了孝子，七七誦經，出殯埋葬。

三年服滿，三元已長成七歲了。送上學堂攻書。幾年之間，把四書五經俱讀完了。到了十五歲，諸子百家，通鑿性理，爛熟如流，文章下筆生花，把新生兄弟教訓得文理大通閑空時，在空地上輪槍舞棒，與人較力。他又生得長成，梳了髮，戴了巾，與同學往來，質氣與小二大不相同。小二說話，出口便俗，三元人前常自笑他。小二懷恨在心，常吃酒醉下，便在房中把三元罵個不了。這三元在個書館中，那裏知道。

一日，小二又吃醉了，在房中罵：「小畜生，不記得爹娘磨水的時節，窮得一貧如洗。如今把你一家受用，你道這家私是那裏來的！虧了我當初謀得這兩千銀子，掙起的家私。若再無禮，我把你小畜生，照當時十五年前，斷送了吳勝的手段，照心一刀把你埋於盤山腳下，湊作一對。看你這家私，分得我的麼！」小二妻子道：「甚麼說話！小叔是個好人，你為何事吃醉了，竟把他來醜化！豈

不聞：酒中不語真君子，財上分明大大夫。」

不想次子在房外聽見，連忙說與父母。何立夫妻聽他罵得古怪，便細細的記得，一字不忘。至次日，到三元館中，教他至無人密地，一五一十說了一遍。三元沉吟許久，對父親道：「此話祇做不知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何立先回，三元心生一計，竟至安人房中間安，就悄悄兒的說：「孩兒夜來得一夢，甚是古怪。夢見一人口稱吳勝，十五年前被小二對心一刀將屍首埋於盤山腳下，未曾托生。要孩兒與他誦經超撥。他又說，若不依我，禍及全家。此事不知有無，何不為兒細說。」那安人聽了這番說話，道：「兒，句句真的。」便從根至尾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原不是員外主意，都是小二行的事。員外死的這一夜，我也夢見冤魂，刺了一下死的。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鬼是有的，孩兒不可不信。」

三元聽說道：「母親且請寬懷，孩兒自有主意。」三元回到書房，悶悶昏昏，沉吟不語。想了一會，原來小二是兇人，我若不早防，後遭毒手，悔時遲矣。況非我親枝骨肉，原係家童，我就與吳勝報仇，也是一樁快事。除是經官，方可除此兇惡。口中道：「吳將軍，陰靈護我，與你報此一樁大仇，使我生得個法兒，方可行事。欲待告官，又無對證，誰做原告？」又沉吟一會，便笑將起來道：「且打個沒頭官司，驚他一驚，也可出氣。」便提起筆來寫道：

告狀冤魂吳勝，係浙江義烏縣人。在生身為兵士，於萬歷年間，隨征楊應龍，得勝還家，路經本縣盤山對門陳小二家投歇，窺金二千餘兩，頓起兇心，將酒灌醉，夜深持刀殺死，屍埋盤山腳下。一十五年，枯骨難歸故土，父母妻兒，倚門號泣。共憤因財而陷命，獨悲異地之孤魂。懇乞天臺，嚴差拘惡，陳小二跟同鄰裏人等，親提一鞫。探屍有無，人人堪證，除剪兇暴，正法典刑，生死感恩。上告。

一時間寫完了，看了又看，道：「必然要準。倘掘出屍首，做大罪了。」又想到：「罷！這樣惡人留他在家，養虎害身了。祇是無人去告，怎麼好。」又道：「待我悄悄地走到縣前，見景生情便了。」恰好撞見一個常到陳家來催錢糧的差人，此人也姓陳，一個字也不識得的。三元想道：正好，叫道：「陳牌，有一紙催糧呈子，勞你一遞。容謝！」差人道：「小相公，謝倒不必。若準了，就與在下效勞便是。」三元道：「這般一發妙了。」恰好投文牌出來，差人投在裏面去了。三元竟回書房讀書。

且說知縣次日升堂，把一紙呈子上面標著：

此狀鬼使神差，該縣火速行牌。

去拘兇身小二，同鄰驗取屍骸。

限定午時聽音，差人不許延捱。

若是徇情賣放，辦了棺木進來。

那刑房見了，即研香墨，忙展鈞牌。便把八句一字不更，寫了年月，當堂簽了交付差人。兩公差聽了這般言語，接了牌，飛也似跑到陳家門首。見一個人立在門外，差人道：「請問一聲，貴村有個姓陳的麼？」小二道：「我這裏哪個還敢姓陳，祇有我家了。有何話說？」差人道：「有些錢糧，要他完一完，特來尋他。」小二道：「這般小事，何用大驚小怪。」差人道：「錢糧不多，比較得緊，故此動問。」小二道：「該多少。」差人道：「他府上有個小二官，悉知細底。」小二道：「我便是陳二爹了。」差人見說，一把扭住，一個取出麻繩，夾脖子一套，鎖住了。小二罵：「可惡得緊，這錢糧我手上不知完過了多少，並不見這般厲害差人。」那公人也不答他，登時叫起地方道：「陳小二殺人，今奉本縣太爺鈞牌，著地方里甲，同至盤山腳下，驗取屍首有無，要同去回話。」那排鄰地方聽說這話，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有這般奇事！」小二驚得面如土色，言語一句也說不出了。三元在房中聽見，走出來看，何立一把扯定道：「你不可出去。」三元道：「他自作自受，與我何干？況家無二犯，不必多心。」竟出門前。見眾人都往盤山腳下，說不知那一塊地上埋著。問小二，祇不做聲。眾人亂罵起來：「你倒殺人，俺們在此陪工夫。還不快說！我們私下先打他一頓，再去見差人說話。他若不說，待我拿去夾他的孤拐，自然說了。」小二見如此光景，料隱匿不得了，道：「不干我事，都是我老官存日做的事，不過在這一搭兒地上。」眾人見指了所在，鋤頭鐵鍬，一齊動手，掘二尺不上，土泥見了草屑。又去一層土泥，有一卷草席。內中一個膽大後生，去把草席打開，內有個屍死人。一個番轉，面色朝天。神色不動半毫。各人口稱異事，祇少一口氣兒，面貌竟像三元一般無二。眾人道：「既有屍首，且不可動。依先掩在土中，稟過太爺，怎生發放。」內中著幾個人看守，恐有疏虞，取責不便，差人帶了小二，地方竟到縣中。

早堂未散，一齊跪下稟明。縣官道：「好奇異，果是冤魂告狀。」便叫：「小二，你謀財害命，理當梟斬。」小二道：「青天老爺，與小人一些也沒干涉，俱是老父存日，做了事情。」縣官道：「鬼魂獨告你，並無你父親名字，還要抵賴！取來棍與我夾起來。」正是：

由你人心似鐵，怎當官法如爐。

那小二是個極蠻蠢不怕死的賴皮，一夾將攏來，便殺豬一般叫將起來，泣道：「老爺不須夾了，待小人替父親認了個罪名罷。」縣官道：「畫招。」著陳家出燒埋銀十兩八錢，跟同地方賣了棺木，遂把小二重責三十板，上了枷押人牢中。餘眾皆出衙門。誰人不說好個太爺，真是個轉世包龍圖，斷出這一樁沒頭的事來。

三元同眾回家取了十兩八錢銀子，公同買了棺木。多餘銀子，又做幾件衣被鞋襪各項物件，央了幾個不怕死的藝人，重新抬出，與他穿上新衣，放人棺內，就埋在原處。三元整了三牲酒饌果品紙錠，拜獻了吳勝，收到家中。請著地方原差，一眾鄰舍，謝上差人，酒罷散去。

小二妻子哭哭啼啼，道：無人送飯，哭個不止。三元道：「二嫂，你不須啼哭。二哥成了獄，有官飯吃。我方纔拿了三兩銀子，挽差人寄去與他使用，不必記念。此是冤魂不散，特來討命，故有此事。或者後來問得明白，出了罪名，亦未可知。你且寬心。」二嫂見他這般說話，住了淚痕。三元又去安慰陳老安人：「事皆前定，不必愁煩。我自常寄銀子與他使用，毋煩記念。」這也不題。

且說盤山村有一人家，兒子患了邪症，醫不能效，是著鬼一般。在家中跳來跳去，父母把他鎖在冷房，求神卜問全無分曉。林中有一術士能召神仙，悉知過去未來之事。一家齋戒致誠，接了術士，演起法來。請得呂祖降壇，寫出此子患了風邪，入了心經，故有此症。隨寫仙方，幾品藥餌吃下，即時痊可。三元聞知，與家中說了道：「一齊齋沐了，明日接了術士回家，請仙卜問全門禍福。」家中一齊歡喜。

到次日在家點起香燭，列於後園靜室。請了術士一同拜禱，燒了幾道符，須臾盤中仙乩亂動。一家跪在地下道：「求大仙書名。」乩上寫道：

我那會曉談天，我也懶參神。我不戴進賢冠，我不愛西子妍。我不受禮法苛，我不喜俗人憐。散髮荷花長林下，有時箕踞王公前。誰知白也詩無敵，清平調裏教人言。為受人間青紫累，不得長安市上眠。則如今意氣依舊翩翩，須知世上有榮枯，洞前碧草自芊芊。回憶少年事，何故苦留連。羞殺了玉兒捧硯，羞殺了名妓持箋。跌足科頭寒松側，浪足跡飄蓬雲水邊。袖裏《黃庭經》兩卷，石上王喬藥一丸。諸真自我為後雋，狂夫放曠誰敢先。沽一盞，幾千年，金莖玉露春饒足，囊中不愁無酒錢。失了筆墨債，尚惹風月緣。最喜是詩酒，頭痛殺談玄。莫笑李白心太癖，人生若個地行仙。

篷萊散吏李太白書。

大家方知是李太白大仙下壇，一齊下拜。三元忙吩咐開陳年花露酒奉獻。乩上寫道：

陳三元聽判。汝前世乃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，名喚吳勝，身充行伍，隨征楊應龍。祇合取了本等之銀，歸家完婚，孝敬父母方是。一時間起了念頭，往陣亡諸士身邊，搜取銀兩，起了貪心，陰魂暗怒。所以投到此間，借陳二之兇，消眾魂之恨。陳棟因此致富，將你借何立妻腹，轉世承召陳門，還你本利。陳棟不合從謀，已遭腹傷而死。陳二見財起意，將來報應分明。吳勝生身父母，亡過多年。爾未婚娶張氏，為公姑身故，過門殯葬，知爾陣亡，守制在家，不肯他適。夫妻緣分，非比其他。五百年前藍田種玉，夙緣未了，世世牽連。速取完姻，後有好處。陳母老愈康寧，何氏夫妻、次子，正在極樂世界矣。呵呵，吾退。

那乩便不動了，三元又驚又喜，化紙謝了術士，送出大門。陳安人與三元商議曰：「方聞神仙之言，令人毛骨悚然。既有姻緣前生所定，不可遲了。即當遣人到彼打聽明白，迎娶來家，早完大事，待我老身邊好放心。」何立道：「這也下難，此處離金華不上十日路程，待我去打聽明白。帶了盤纏，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，有何不可。」安人喜道：「極好。」即時三元收拾起二百兩銀子，付與父親何立，即便起行。

一程竟到義烏縣。問起吳家緣由，人俱曉得。悉道：吳勝陣亡，其妻不嫁，真個是節女。何立道：「吳家住在此處？」回道：「橋西曲水灣頭柳陰之下，小小門兒的便是。」何立別了，竟至門首，叩了一下，祇見裏面問道：「是誰？」何立道：「開門有話。」那門開了，恰是一個女子，有三十餘歲光景。生得：

花樣嬌嬌柳樣柔，眼波一顧滿眶秋。

鐵人見了魂應動，頑石如逢也點頭。

何立作了一個揖道：「宅上還有何人？」女子一頭往內走，回道：「有老父在此。」說罷進去。祇見須臾之間，一個老兒出來，有五十多歲的人了。施了禮，坐下問道：「足下何來？有何見諭？」何立道：「在下是江右人，有樁奇事，特來面奉相報。」即將太白仙乩之事，一一細說了。那長者道：「是了，半月之前小婿托夢，其中事故一些不差。小女也得一夢，與兄之言相合。數皆前定，不可相強，既承遠顧，還有何教？」何立道：「特具禮金百兩奉請令愛。到做親家完姻，懇老丈送去，一家過了，以盡半子之情。」張老官見說十分歡喜，又見裏面走出一個小後生，拿了兩杯茶，放在桌上，上前施禮，兩邊謙讓。張老官道：「是小兒，不須讓謙。」作了揖，同坐吃茶。何立取出禮銀，送與張老。張老道：「原媒已沒多年了，如何是好？」何立道：「祇須你老人家作主便是了。何必媒人！祇求早早起程方好。船隻盤費皆俱，不須費心。妝奩衣服，件件家下俱有。祇須動身早行便了。」張老收了銀子，與女兒前後一說，即忙辦酒，請著何立。一面接了同胞兄弟，將小小家庭付托掌管。次早收拾停當了，同兒子女兒一齊下船。投江西而來。

不須幾日，已到本縣。何立上岸回家去說，張家三口住在船中等著。何立回到，把前事備陳一遍，各各歡喜。恰好次日黃道吉辰，登時吩咐治筵相等。請親房鄰友，一齊都到，迎親鼓樂喧天，進接新人，禮行合巹。幾日酒筵方散。

不題他夫婦快樂，且說小二在監，聞知三元做親，自身受苦，心下十分氣苦，染了牢瘟，一命亡了。獄卒到家來說，妻子聽報哭得不住。三元聞知，隨即喚了妻弟張二舅，同至縣中，賣棺木之類，托人好好送出監門下材，抬至墳上安葬。小二妻子亦到墳上哭送。其間多虧張二舅竭力相幫，小二妻子十分感激，三元心下自不過意，買些冥禮，家中看經祭奠，戴孝安靈，悉如孝子一般。小二妻心下倒也歡喜。過了百日滿後，諸事都妥貼了。

一日，新娘子與丈夫道：「今二舅尚未配婚，我看二嫂寡居，青年貌美，必然要嫁。不若將他二人為了夫婦，有何不可？」三元想道果然倒妙。一面與安人說知，連聲呼好。忙取通書選日，擇於二月二十日戌時合巹。安人道：「如今還是正月。到十二還有二十餘日。到了慢慢的打點起來正好。」二舅已知，看得二娘十分中意。二娘也看上二舅，比前夫小二，大不相同。自此兩個相見，眼角留情，看看好事近了。不期安人一時病將起來，眼藥無效，十分沉重。一家兒大小不安。那裏還提起他們親事。指望到十二好將起來，不料越發沉重了。

二舅心中十分不快，不覺天色已晚，吃了些酒道：「且去睡罷。」上了床要睡，那裏睡得著。想道：「不然此時堂已拜了，將次到了手。可惜錯過這個好日，不知直到幾時。」長吁短嘆個不住。走起床來小解，見月色清朗。他重穿小衣，向天井中看月。信步兒走到二娘房前，一看，見房中燈火尚明，走到窗前縫中一望，不見二娘。把眼往床上一張，帳兒掛起的，又不見。心下想道在安人處看病，未曾回房了，去把房門一推，是掩上的。二舅笑兒道：「不可錯了好日。」竟進了房，把門掩上。走到床後一看，盡可藏身，他便坐在背後。祇見二娘已來了，把門拴上，坐在燈下呆想。二舅於帳後看得明白，祇見坐了一會，解開衣服吹燈就寢。嘆了一口氣，竟自睡了。二舅想道：「且慢，倘造次一時間驚了，叫將起來，不成體面，待他睡了方可。」一步步捱到床沿，把身子進帳內，悄悄而聽。那二娘微有鼻息，二舅輕輕倒身就睡在頭邊。心中按捺不住，想道：「總然是我的妻子了，料他決不至叫吶田地。」大了膽，輕輕扒在二娘身上。隔開兩腿，到彼地位，聳將起來。二娘驚醒，道：「不好了，是那個？」二舅附著耳道：「是我。恐可惜錯了好日，特來應應日子。」二娘道：「你怎生得進房來？」道：「你未來，我已在床後坐等了。」二娘道：「莫非有人知道？」二舅道：「放心，並無人知覺。」二娘道：「少不得是你的，何必這般性急。」二舅道：「一日如同過一年，怎生熬得。」兩個說明了，放心做事。弄得二娘渾身不定，叫道：「有趣難當，從來不知這般趣事。」二舅見說，高興之極。道：「我與你天長地久，正好歡娛。」不覺一瀉如注。二人酥酥睡了。至天未明，二舅歸房又睡，並無一人知覺。自此夜夜來偷，直至月終，安人痊可。三月內兩個擇日完姻。

三元聞知學道發牌，考試生童，兄弟二人即往縣中納卷。考過取了，又赴府考，又取了。宗師考了，取他覆試。文字做完，親自納卷，懇求面試。提學看罷道：「我有兩卷，可為案首。不分高下，以招覆試。今二卷各有所長，竟不能定奪。也罷，庭前有烏絨花一樹，我出一對，對得好的居案首。」

宗師出道：「烏絨花放，如新羊毛筆染銀絨。」

三元對道：「皂角子垂，似舊雁翎刀生鐵鏽。」

提學即將三元取了案首，登時補稟。兄弟何泰，亦取進學，其年亦娶了妻子。

三元後來做了歲貢舉人，授了義烏縣知縣。到任後，與吳勝父母墳上，增添樹木，旌表墳塋。妻家墳土，也是一樣的光輝起來。待六年任滿，受了封贈，不願居官，掛冠林下，做了一個逍遙散人。子女五人，俱享榮貴。

可笑陳棟空捧了萬貫家財，臨死時，祇得一雙空手。小二謀財害命，逃不過天理昭然。後來之人，切不可見財起意，以酒罵人，自具其惡。戒之，戒之！正是：

冤家不可結，結了無休歇。

害人還自害，說人還自說。

總評：

哀哉吳勝，拚命於萬馬場中，得財於千屍堆內，滿擔而歸。將奉高堂於白鬢，娶已定之紅顏。一生家計，從此足矣。奈何漫藏海盜，多飲傷身，頓使白頭垂淚，魂依無定之鄉；少婦悲哀，膽落金閨之夢。勝之孤魂果泯泯於陳氏之享，其能久耶？以孤客之刀謀孤客，以陳棟之刀刺陳棟。一物一件，加倍償還。小二之死於獄，有餘辜矣。

[返回 >>](#) [歡喜冤家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